

大明相思引

Daming
xiangsiyin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
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
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

——《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



大明相思引

Daming
xiangsiyin

鬼月◎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相思引/鬼月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054-3149-2

I. ①大… II. ①鬼… III. ①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7908 号

大明相思引

作 者 鬼 月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张世昌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字 数 414 千字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3149-2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不能放弃，
也不愿等待，
走得那么远，只是想离你更近一些，
近到能够抓住你，
便再也不会松手。



我有多爱你，
陪葬了整个天下，
看尽了世间的沉浮变迁，
只为等候，
你一个瞬间绽放的笑靥。



如果可以选择，我不想放弃你；
如果可以选择，我不愿离开你；
可是，我没有选择的机会，
明明是一个悲剧，
我总是心存侥幸，想尽如意！



大明相思引

Daming
Xiangsiyin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赋/001

第二章 凤凰劫/034

第三章 逐月华/069

第四章 北征记/107

第五章 风华录/128

第六章 江湖歌/158

第七章 姻缘错/189

第八章 殇离魂/231

第九章 相思引/272

第十章 一双人/302

赵静凌（番外）/335





第一章
少年赋

永乐十九年，朱凌青十四岁，第一次来到京师（北京）。

相对于应天（南京）的秀丽和富庶，凌青不太喜欢京师，这里风沙大，寒冷刺骨，里里外外显露出刚硬和冰冷。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凌青想念应天生活的日子和美好时光，尽管“静幽堂”也从应天迁到京师，凌青还是难以适应。

凌青的爷爷是大明朝周定王朱橚，是当今圣上朱棣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凌青的父亲是爷爷的长子，周世子朱有炖。

周世子朱有炖承袭了周定王朱橚谦恭谨慎的习性，将心思都花在了戏曲和学问上。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人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和苦难。

惠帝削藩，朱橚惨遭变故，第一个被明惠帝废为庶人，朱橚和朱有炖被流放到了云南稀疏之地；靖难之役，人们惶恐悲剧，战争夺去了太多人的生命，而周定王却在政治和权势的颠覆之中恢复了身份，迁徙回到京师战战兢兢地生活。

凌青的出生牵动了全家人的心，因为凌青选择了在爷爷的生辰大典上出生，而那一天，凌青遇见了令所有人恐惧的永乐帝朱棣，他将凌青抱在怀中，喜爱倍加，误将凌青当作了男儿身，赏金五千石，亲封“凌青郡王”，胆小惊惶的爷爷和父亲却虚伪地顺势而下，将错就错，让凌青在君王的恩赐中掩藏住女儿的身分，从此，那一时的虚荣造就了凌青一生的悲剧，凌青只是周王王府中身份尊贵的“凌青郡王”。

朱橚怕了，怕了这人们始料不及的变化；朱有炖也怕了，怕王朝的更替，都城的更改。大明的建立，已经埋葬了太多人的尸骨，兄弟叔侄之间的争斗，掀起了太多的血雨腥风，所以朱有炖不允许凌青的更改和变故，怕凌青给这平和的家中带来苦难和杀机。

“静幽堂”中，赤纓跟在凌青和朱瞻坦的身后，一张绝艳的小脸低垂。朱瞻坦身份高贵，他是汉王朱高煦的儿子，永乐帝的亲孙子，凌青的堂兄。

“凌青，其实京师挺好的，你别担心了，这里一点也不比应天差……”朱瞻坦熟悉京师，是在京师长大的，他在应天生活不过短短的两年，那两年就学于“静幽堂”，与凌青关系比较亲近。

“我没有担心，也没有觉得京师比应天城差……”凌青一直本着低调做人的道理，不喜他人指指点点自己的情绪。

“凌青，到了京师，每天你都那么严肃，难道我还看不出你的想法……”朱瞻坦笑得大大咧咧。

凌青停下了脚步，抬眼，冷冷地盯着笑嘻嘻的朱瞻坦，一言不发。

朱瞻坦的笑容渐渐僵硬，他抬了抬手，咧咧嘴：“我知道了，我不说了，再说你就恼了……”

凌青转身向前继续走去，心中暗笑，其实朱瞻坦是个热心肠，对她一直很好，凌青从未真正与他生过气。

“静幽堂”是名贯大明朝的一流宗院，办学性质半官半私。自从太祖建都，经历惠帝、成祖、备受朝廷重视，培养了很多当今名士，朝廷官员，亲王宗贵，也成为当朝权势，皇亲贵族趋之若鹜的求学之地。

“静幽堂”临近孔庙，座靠国子监，却和国子监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比国子监更为自由，学习内容更加宽泛，学生人数不多，非亲即贵，在“静幽堂”学习，学生不一定出仕。

“静幽堂”的学道中，树上枝芽新出，凌青停住了脚步。

阳光突然暗了下来，几个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为首一人身材高挑，眉目俊秀，淡黄色长袍，上面绣着团团锦簇，一双细细凤眼风流万分。

他竟然越过了凌青，伸手抓住了侍女赤纓的手腕，一开口，绵绵的声音无比风流：“这么漂亮的姑娘，本王还是第一次看到……”

未等凌青开口，朱瞻坦上前竟然推开了来人，嫌弃地望着他：“朱瞻墉，这里是国子监，不是你的牡丹园，你也不怕皇爷知道，不剥了你的皮才怪！”

凌青心中一惊，原来，面前之人就是朱瞻墉，又一个永乐帝朱棣的亲孙子。

“我当是谁？原来是瞻坦！怪不得这么目中无人，为了一个侍女，值得吗？”朱瞻墉此刻站在了凌青的面前，大笑声中，他的目光无意间扫过凌青的脸，瞬间张狂的脸愣了，竟有些痴迷地盯着凌青：“你是谁？”



“我是她的主子!”凌青指了指赤纓,凝视着朱瞻壻,淡然道,心头对这个人充满了嫌恶。

转身,凌青拉过赤纓,想绕过朱瞻壻而去,岂料,朱瞻壻竟然抓住了凌青的手臂,凌青一愣,抬起头,平静地盯着他。

“你到底是谁?”

“凌青郡王!”凌青很想给他一拳,狠狠揍这个自以为是的孔雀男,但是父亲不断叮嘱的低调做人让凌青忍了一口气,毕竟这是京师,这些人都是当今圣上的亲子孙。

“凌青……”猛然间,动人悦耳的声音响在耳边,凌青的手瞬间落入了一个修长白皙的手掌中,柳静一不知何时,如鬼魅般地出现在凌青身旁,他温柔地牵着凌青的手,半个身子挨着凌青,看起来应该很暧昧,可是这一切发生在柳静一的身上,却是那么自然。

柳静一是安远侯柳升的二公子,安远侯与父亲交好,凌青自小就和柳静一同长大,又一同就读于“静幽堂”,这些年,除了赤纓,与凌青形影不离的便是柳静一了。

他颌首,微微一笑,眉如墨玉,面如美月,青衫如玉,慵懶惬意,绝世而立,看似那么简单朴素,可是抬眼间,一张倾倒众生的脸,惊艳了所有人。

凌青与柳静一相携而去,众人石化。

“瞻坦,这都是应天城来的学子吗?怎么个个都这么妖艳……”朱瞻壻笑得暧昧,喃喃轻语。

“再妖艳有你妖艳吗?朱瞻壻,别想了,这两个人都不是你应该沾染的……”

望着眼前这个色彩斑斓的年轻男子,凌青口中的茶差点喷出来,她强忍着笑意,看了一眼柳静一:“静一,这就是你给我讲过的康生兄吗?”

柳静一宛然而笑,眼光流转在面前男子身上,愚弄道:“除了当今圣上,康生可是我们大明朝最富的财主了,文家的产业遍及大明,凌青,你可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位少东家,以后无论哪家酒肆客栈,你都可以打着康生的名号白吃白住了……”

“明月楼”,京师城中最著名、最奢华的酒楼,据说在明月楼最顶层,镶嵌着一枚东海夜明珠,宛如拳斗,每当明月东升时,夜明珠光华琉璃,璀璨无比,使整座“明月楼”美不胜收,也吸引了无数达官贵族。许多人一掷千金,预订“明月楼”的夜宴,因此,“明月楼”的夜宴最为著名。

可是凌青实在难以将面前的男子和凌青心目中文家的少主联系在一起。

“明月楼”的少东家文康生咬牙切齿地瞪着凌青面前的柳静一,毫不客气



地挤在了柳静一的身旁：“柳静一，你少讽刺我了，我文康生再伟大，还不是要听……”

“康生，他就是我给你一直提起的‘凌青郡王’，你叫他凌青就可以了！”柳静一淡淡地打断了文康生的话，提起了凌青。

文康生抬头，开始打量凌青，凌青也仔细地观察着文康生。

凌青知道文家有多富裕，文家产业涉及了大明的大半壁江山，玉石、古董、矿产、丝绸，米粮……点点滴滴，都有文家的商号，可是面前这个文康生也没有必要穿得这么花枝招展——里衬桃红色中单衣，粉红色外衫上，金丝线耀眼，绣满了色彩斑斓的蝴蝶，俊美的脸上，一双大眼旁竟然画上了点点桃花，看起来，这是一个俊美的少年，可是美得有些诡异，太过招摇，让人折服。

“凌青贤弟，果然如静一所言，清丽动人……”文康生感慨道。

听了文康生的话，凌青眉头微皱，眼光扫过静一，却见静一端起清茗，一饮而尽，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

“康生兄，今日得见，也果然如静一所言，妖精过人……”凌青讪讪而笑，却见柳静一刚刚喝进口中的茶再也控制不住地喷了出来。

文康生瞪大了双眼，张大了嘴巴，使那双桃花眼看起来特别别扭。

正在此时，雅间桶门轻轻地开了，婉转温柔的笑声低低地传了进来：“柳哥哥好久未见了，不知道有没有想小茹呢？”

凌青的心“咯噔”一声，禁不住抬起头望向门口，人未出现，幽幽的荷花香气远远传来，随即，一个清新婉丽的粉妆美人出现在门口，淡粉色长裙，披着一件同色霞帔，头挽桃心髻，婷婷玉立，小巧可人的脸庞上一双盈盈秋水脉脉含情，落在了柳静一的身上。

“康茹？”康生转眼望着康茹，皱了皱眉头。

“哥哥，柳哥哥来了，你为什么 not 告诉小茹？”美人瞪了一眼康生，转眼，深情地盯着柳静一。

“康茹，不得无礼，见过‘凌青郡王’！”康生站了起来，走到了妹妹的身边，伸手拉住了妹妹的手，悄声细语道：“你一个女孩子家跑到‘明月楼’做什么？”

“哥哥，‘静幽堂’开设了女子堂，我已经报了名，一个月后我也可以到‘静幽堂’求学了……”康茹低语道，有点幸灾乐祸地说着：“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到‘静幽堂’读书吗？”

两个人私语完，康茹面向凌青，向凌青微微一笑：“康茹见过‘凌青郡王’！”

凌青颌首点了点头，心头竟然有些异样。

面前这个美人明显目中无其他人，只有柳静一一个，那双大眼睛中的深情深



的好似可以滴出水来，让人浑身湿漉漉的。

凌青的目光望向柳静一，猛然，发觉柳静一清澈明亮的眸子正细细地凝视着凌青，一瞬间，凌青有些慌乱，急忙低下了头。

接下来的半日里，康茹都和凌青他们在一起，游船、赏景，她只是黏在柳静一的身边，不停地和柳静一路说着话，走在最前面，凌青和康生走在两人的身后，凌青的耳中总是听到柳静一一贯温柔的声音和轻轻的笑声，越听凌青越觉得难受，甚至连康生和凌青说什么都模糊了。

这一天，是凌青到京师城中最难受的一天，看着柳静一走在其他女子身边，凌青的心口闷闷地，像要喘不过气一样。

什刹海边，凌青的身子猛然被人拽到了一边，抬头，才发觉自己太出神，险些掉进什刹海中，柳静一的手紧紧抓在凌青的腰上：“凌青，想什么这么出神，掉进去怎么办？”

还未等凌青开口，文康茹的纤手已经拉住了柳静一的胳膊，她也关切地望着凌青：“凌青郡王要小心一些，这什刹海还是很深的！”

柳静一淡淡地甩开了文康茹的手。

“柳哥哥，你看那艘游船好漂亮，我们就坐那艘可好……”

顺着文康茹的目光，凌青望向了什刹海，粼粼波光在阳光下五彩斑斓，清清的水波幽幽地透漏着凉意，人已经无比舒服。

“你们去吧，我要回府了，今日，我答应了母亲要早些回去……”凌青实在不想看着文康茹和柳静一在那里亲亲我我的样子，凌青不舒服，便从不勉强自己。

说罢，凌青不再理会那些人的想法，转身就要离开，柳静一把拉住了凌青的胳膊，凌青回首，望着他担忧的脸。

“今日，不舒服吗？”他低低地在凌青耳边说着，一张绝美的脸晃花了凌青的眼。

“没有，我答应了母亲。”

“那我送你……”

“不必了，不要为了我扫了大家的雅致，康茹妹妹今日来就是为了你，你不要辜负了她的美意……”凌青说得理直气壮，竟有些赌气和解恨，说罢，凌青甩开了柳静一的手，几乎小跑着跑向自己的马车，赤纓跟在凌青的身后，深深地瞪了一眼柳静一。

马车中，赤纓认真地盯着一脸苍青的凌青，摇了摇头：“郡主，今日可是气坏了，让赤纓猜猜，到底为了哪般？”

“今日郡主心情都不错，自从那个文康茹小姐来了，郡主就开始了难受，为了哪般呢？文康茹只是跟在柳公子的身边，亲亲我我，郡主是不是觉得碍眼



了……”赤纓见凌青无语，了然地笑嘻嘻地凑到了凌青的身边。

“你这个丫头，我看是讨打了……”凌青剐了一眼赤纓。

“郡主，我看那个柳公子的一颗心可都是放在了郡主身上，可惜的是，他到现在还弄不清郡主的身份，搞不好还在那里以为自己是龙阳之癖呢……”

“你这个死丫头，越来越放肆了……”凌青忍不住地搔向了赤纓，笑声瞬间响彻了马车。

“我不敢了，郡主，您就饶了赤纓吧，我再也不乱说了……”

回到周王府，凌青换了便装，去见母亲。

夕阳从窗棂中丝丝缕缕折射进梅园，落在了苏扶摇的一袭白衣上，她依旧曼妙的身体久久未动，那张比凌青美上千倍的脸总是让凌青心动，凌青再也没有见过比母亲更美的女子了。

父亲除了母亲，另有六个夫人，只是父亲从未宠幸过其他六个夫人，而这六个夫人也是母亲一一找来的，是她为父亲娶进门的。母亲说，她从小身体不好，生凌青时难产，险些要了她的性命，后来母子平安，只是母亲再也无法生育，母亲对父亲一直心怀愧疚，这十多年中，竟然做主给父亲纳了一个又一个妾室，希望有人能够入父亲的眼，为父亲生下一男半女，只是这一切都是母亲的一厢情愿，父亲也不阻拦母亲，任由她胡来，只是他从未宠幸过任何女子，虽然父母的相处之道淡然如水，可是凌青认为父亲一定深爱着母亲，也爱到了极致，因此如今，他只有凌青一个女儿。

“母亲……”凌青进了梅园，扑进了贵妃椅上女子的怀中。

苏扶摇搂住了凌青，按住了凌青乱拱的脑袋，禁不住笑了：“都多大了，还和小时候一个样子……”

“当然，要是能变一下样子更好，像娘亲一样美，该有多好？”凌青笑嘻嘻地钻进了母亲的怀中，抱住了母亲的腰肢，趴在了母亲的怀中：“娘亲，凌青怎么就不及你的一半风姿呢？”

“傻孩子，你才多大？你现在的样子就很像娘亲年轻的时候，我看看……”扶摇白皙的手指温柔地托起了凌青的脸颊，她细细地端望：“凌青，你长的真的很像我，如果你女儿家装扮，怕是要惊艳了所有人……”

“男儿家很好啊，那些女儿家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凌青猛地站了起身，笑嘻嘻地给扶摇讲着在学府中发生的事情，像每天一样，扶摇每次听得非常认真，凌青觉得娘亲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上的母亲。

京师中的周王府邸很大很深，前后十多个院落，亭台楼阁，皆是雕梁画栋，镶珠嵌玉，佳木茏葱，奇花闪烁，整座府邸贯穿白玉湖，锦香棚，假山石洞……弯弯曲曲，美若仙境。永乐帝称帝后，将诸多的兄弟软禁在京师城中，



即使朱橚身为永乐帝一母同胞的兄弟，他还是不能信任，直至朱橚“献还三护卫”，主动将世子朱有炖滞留在京师，当今圣上才少了些怀疑，对朱橚的做法十分高兴，钦赐周王府，并且将整个周王府比对着开封的周王府修建，虽不及开封庞大，但也修建得十分奢华，算是他对兄弟的一番情谊了。

月光洒在水榭之中的揽月阁中，仿佛天地编织了一张玉网，将一切拢进了朦胧之中，窗外，一轮明月倒印在波光粼粼的湖水中。

凌青身着白裙，一张素脸小小巧巧，不施粉黛，却是清灵万分，说不尽的精致。

猛然间，凌青双眼一亮，身子一下子飞向了窗外……

烨林身子还未站稳，就被迫无奈地接住了飞向自己的凌青，他低吼了一声：“凌青，你太过分了……”

凌青扶着烨林的手站直，笑嘻嘻地盯着自己这个一脸阴沉、满脸红晕的师父：“烨林，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烨林白了一眼凌青，他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凌青，他尊师命下山传授凌青武功，下山之时，他满脑子都是人家那些个拜师学艺的正统模样，不说三叩九拜，起码要喝个拜师茶吧，岂料，他这个徒弟，不仅没有半点徒弟的模样，还抛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学武功呢？”

“我凭什么要和你学武功呢？”

“你这个样子，我才不要和你学武功呢？”

“凭什么我要叫你师父？”

“你武功天下第一吗？”

“不是第一，凭什么要教我武功呢？”

……

烨林为了完成师命，咬牙忍气吞声，低声下气，总算让凌青接受了他在江湖中排行前十的事实，可怜地做了凌青的小师父。

凌青拽着烨林的袖子，讨好地盯着烨林，说实话，凌青喜欢烨林，从十岁那年遇见烨林开始，烨林就像哥哥，像亲人，她在他的面前可以像个女孩子一样撒娇，可以无拘无束地嬉笑。

“不要拽了，又拽皱了……”烨林皱着眉，扯回了自己的衣袖，嫌恶地瞪了一眼凌青。

凌青受不了地白了一眼烨林，不了解他的一定会被他美好的外表迷惑。烨林总是自诩自己是江湖上最美的大侠，时时刻刻都要白衣飘飘，凌青就没有看见他穿过第二种颜色的衣服，烨林长得不错，确切地说是面若桃李，肤若凝脂，如果她和烨林站在一起，人家一定不会觉得她朱凌青是个女子，所以她总是在



怀疑烨林的性别。

“你说过，今天教我易容术……”凌青撅着嘴叫道。

烨林从怀中掏出了一张薄薄的面具给了凌青：“带上它……”

“这就是易容术……”凌青嫌恶地瞪着手中的面具，这哪里是易容术，他就是个骗子。

“小心点，这是人皮做的，很难找到第二张……”烨林的话让凌青吓得猛地甩开了手中的面具。

烨林一把接住了人皮面具：“这做一张很不容易的，你怎么这么粗鲁……”

“我才不要带这个人皮做的面具，恶心死了……”

烨林翻手将面具戴到了自己的脸上，顿时，一个清秀佳人立在凌青的面前，只是看起来那么怪异。

“别看了，这张是我按照你的脸型做的，所以我戴起来有些怪异……”

“原来，师父，你会做面具啊……”凌青的这一句“师父”让烨林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知道，她一叫师父准没有好事，“师父，你教我做，好不好，好不好啊……”

烨林被凌青晃得几乎站立不稳，他退了一步：“好，你别晃了，但是今天你要学戴面具，易容术其实并不难，难的是身形具备……”

“好，没有问题！”

四月的京师，天依旧很冷，尤其到了夜里。

烨林为了练习凌青的易容之术带着凌青离开了周王府，穿过靖恭坊，走在什刹海边，什刹海上灯光点点，远远的，歌声隐隐而来。京师比不得应天陪都，秦淮河畔，富丽堂皇，痴男丽女，蜂拥而至，每到夜里，秦淮河上，宛如白昼，歌舞升平。

但京师的教坊司和两大院也是非常著名，比应天只是多了一丝隐约。

烨林温暖的手抓着凌青，凌青禁不住靠在烨林的身边，两人皆是白衣素裹，宛如一对玉人。

金台坊中矗立着闻名大明朝的“潇潇楼”，如果两院是官妓乐坊中的金牌，那“潇潇楼”就是私人勾栏中的明珠。据说“潇潇楼”建于南宋，历经百年，“潇潇楼”中每一代楼主都叫做“潇潇”，身份神秘。在大明朝，没有“潇潇楼”打探不到的消息，只有你的银子不够多。

凌青的手指一僵，烨林不懂地望了一眼凌青，只见凌青直勾勾的双眼盯着远处的几个人身影。

烨林顺着凌青的目光望去，正是琉璃璀璨的“潇潇楼”。

凌青的心像是被人狠狠揉了一把，她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刚刚进入“潇



潇楼”的三个人正是柳静一与文康生，以及柳静一的贴身侍卫煜城。这么多年，她从不相信柳静一会进入勾栏风月场所，在凌青的心中，柳静一是那么淡然，脱俗，他怎么能沾染风月之气。

“我现在的样子像‘凌青郡王’吗？”突然，凌青冷静地望着烨林。

烨林扫了一眼凌青，但见她带着面具的小脸清秀无比，如丝如缕的长发发出了淡淡幽香，白衣素裹的身子少了束胸，似乎比白日中的“凌青郡王”玲珑了许多，即使她现在还小，但是绝代风姿隐隐而现。

她完全就是一个玲珑别致的女孩家，和白日里的“凌青郡王”已经判若两人。

“记住，语气要细，温柔，缓慢，就没有人会相信你是‘凌青郡王’了……”

凌青瞪了一眼烨林嘲笑的目光：“那走，你带我去‘潇潇楼’！”

“你一个女孩子家去什么妓院？”烨林一把甩开了凌青，愤怒地叫道。

“去不去吗？如果你不陪我去，我立刻就去告诉我娘，你暗自教我武功……”凌青淡淡地望着烨林，漫不经心的话让烨林咬牙切齿，她总是用这个要挟他。

“朱凌青，你可真够卑鄙无耻的……”烨林无奈地骂道：“我没有银子……”

“我有，走了，别气了……记住，到了里面，我是你妹妹，叫什么随便你了……”凌青宛然一笑，拉着满脸怨气的烨林进了“潇潇楼”。

两个人进入“潇潇楼”，就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京师四月的天，“潇潇楼”怎么可能是花的海洋？可是眼前花海蜿蜒无尽，斑斓簇簇，远远的就是醉人的芬芳，中庭的台子立于花海之上，假山翠石，层峦叠嶂，细水潺潺，美得那么不真实，无尽的花海延伸到“潇潇楼”的个个房间之中，粉妆娇颜若隐若现，莺莺笑声勾魂摄魄。

“一两黄金”。

烨林和凌青无不心痛，进门就是“一两黄金”，这里就是烧钱的销金窟。

密密麻麻的人，让烨林和凌青很不适应。

坐在大厅中一处偏僻角落的座位中，仿佛置身花海，翠色点缀，艳而不俗，让人清新。“一两黄金”不是白掏的，两个人刚刚坐下，就有人伺候了。

“二位爷也是来给楼主捧场的吗？”一个粉面桃腮的小厮给二人上了精致的茶水瓜果点心，笑问着。

“‘潇潇’不是你们老板娘吗？怎么？她也要表演吗？”凌青皱眉问道。

“不瞒二位爷，我们潇潇楼，从今个起换了新的主子，今个是新主子亲自开场，二位爷来对了，我们主子轻易不会出场，今日很难得，再晚来一些，恐怕



就找不到位置了！”

凌青的眼光搜索着所有人，并没有看到柳静一，她望向四面楼上的隔间，终于看见了一脸酷酷的煜城站在侧角的雅间门口。

“你在找人？”烨林淡淡的眸子的顺着凌青的目光望向了煜城。

“‘静幽堂’的几个学友……”凌青轻轻道，可是一颗心却非常难受，她还是很难接受柳静一逛青楼这个事实。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呆着，如果让人认出了你，那可是欺君之罪……”

“你可真幸灾乐祸……”凌青看着一脸无害的烨林，怎么好好地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那么别扭。

突然整座楼的人沸腾了起来，气氛凝聚了起来，所有的灯火都灭掉了，漆黑一片。

“搞什么？”凌青听见了烨林的咒骂声，心中好笑。

慢慢地、缓缓地，一盏、两盏、三盏……点点星星亮光升起，光束围绕着高台之上突然而至的一个女子身上。

每个人的呼吸都凝聚了起来。

但见那女子容颜绝色，摄人心魄，流苏发簪，一袭红衣下的她没有任何装饰，却在烛光散射下熠熠生辉，弥漫璀璨的光彩。

似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样美好的女子，凌青头脑中即刻呈现出李太白的那首《清平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她真美！”凌青禁不住地赞道。

烨林无聊地翻了翻眼：“凌青，你还真适合做男人！”

“不要叫凌青了，你叫我烨凌吧！”

“这名字真够俗的！”烨林嘴一撇，嘲笑道。

“烨林，你太过分了……”

“你干什么？痛死了……”烨林猛然痛得叫了起来，凌青的指甲真够狠，掐的他的手臂都青了，再看向凌青，她一本正经、嘴角含笑地望着高台。

“我现在是你妹妹……”凌青突然扭头，温柔一笑，娇羞无限。

烨林瞪了一眼，但心中猛地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柔柔的，暖暖的，他默默无语，什么也不再说了。

两人专心致志地看是看所谓的节目表演，没有想到台上的绝色女子既没有跳舞、也没有抚琴唱歌，而是用了最直接最老套的形式——抛绣球，两个人正



在诧异，就见绝色女子的绣球已经高高抛起，向着烨林直直地飞来，还在沉浸在凌青笑容中的烨林被潇潇的绣球砸了个正着，烨林刚想咒骂，猛然间，四面乐声大起，红纱帐幔浮下，清丽无比的歌声响起。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葇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一曲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响彻了满场，潇潇腰肢如柳，飞天而来的舞姿无尽潇洒，惊诧了所有人。

当潇潇落在烨林的面前，烨林已经将手中的绣球扔到了一边。

“潇潇姑娘，在这里不是银子说话吗？”突然间，楼上正中阁楼间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一人靠在了栏杆上，只见他身材高大，面色黝黑，声如洪钟，眼神如炬。

凌青大吃一惊，此人正是战无不胜的英国公张辅，那阁楼中的主子是谁？难道是当今圣上或者皇太子？

“哥哥，我们走吧，这里太无聊了……”凌青不想惹事，慌忙拽了拽烨林，烨林反手握住了凌青的手，发觉凌青的手指正在轻轻颤抖，二人站了起身，想向外走去……

“慢着……”岂料，潇潇绝色的面容一变，她伸手拦住了烨林的路：“公子接了绣球，就是潇潇今晚的入幕之宾，公子说走就走，莫非瞧不起潇潇吗？”潇潇说着抬头面向阁楼上的张辅朗声道：“楼上公子好意潇潇心领了，只是，今日潇潇的绣球有缘落在了这位公子手中，潇潇随缘而定，望楼上的公子海涵！”

“让开……”烨林本身就是江湖中人，不懂庙堂上的是是非非，此刻，在他心中，他感觉到的只是凌青害怕了，他想做的只是带走凌青，其他的与他无关。

猛然间，张辅张开手，一颗夜明珠稳稳地落在了中庭之中，让所有人几乎不能呼吸：“我家主子想请楼下公子和小姐到楼上一聚！”张辅的话像是命令，霸道地不容人质疑。

凌青身子一颤，今日，她懊悔到了极点，不该踏入这个该死的“潇潇楼”。

烨林刚想拒绝，凌青手上用力，轻声道：“去吧，楼上那位我们得罪不起，